

闽南语地理语言学研究之我见

——兼评《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

洪惟仁

(台中教育大学,台湾台中 40306)

摘要:《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是第一本闽南语方言地图集,在粤东地理方言学上立下里程碑。该书通过彩色地图呈现方言变体的分布状态,方言分区更加具象,变体分布显示的分界更加细致;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缺乏相应的地图解释,又研究者应该更加重视汉字音在词汇中的变化。

关键词: 闽南语 地理语言学 语言地图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2096-7764 (2022)04-0000-00

林春雨、甘于恩合著的《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以下简称《本书》)于2021年出版,这不单是第一本粤东闽南语方言地图集,同时也是第一本闽南语方言地图集,可以说在粤东地理方言学上立下里程碑,值得大书特书。

潘家懿、郑守治《粤东闽南语的分布及方言片的划分》(2010)首先根据其细致的调查将粤东地区的闽南语划分为两大片、四小片。东片“潮汕话片”分为汕头、潮普两小片;西片“福佬话片”分为陆海、惠博小片,各述其方言特色。接着吴芳《广东潮阳闽南方言的分区》(2011)、潘家懿、林伦伦《粤东惠河片闽南语的分布及其地理环境特征》(2011)两篇闽南语方言地理学论文也在同刊发表。前者细述了潮阳、潮南两区的方言分布与语音特色,同时绘制了方言分区图;后者从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角度对粤东西区惠州、河源两市所谓“惠河片”(即前述惠博片)闽南语的播迁及其演变特点作了深入的描写和探讨。

以上这三篇论文都在台湾的《台湾语文研究》发表,因此台湾的读者对于粤东闽南语方言的分类与分布及方言特色其实并不陌生。

除此之外,粤东还有两篇重要的地理方言

学研究著作。一是吴芳博论《粤东闽语 -n、-ŋ 韵尾的方言地理类型研究》(2009),2013年改名《粤东闽语前后鼻音韵尾类型研究》出版;一是林春雨博论《粤东闽语语音的地理类型学研究》(2015),2021年以《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的形式出版。

吴芳(2009、2013)把研究焦点放在 -n 消变问题上,详细展示了粤东闽南语鼻音韵尾 -n>-ŋ 演变的类型与地理发展轨迹,发现 -n 残留在周边方言,大部分都变成 -ŋ。但并未同时处理较保守但也在消变中的 -m 韵尾情况。

林春雨博论(2015)宏观而全面地对粤东闽南语进行广泛的调查,紧扣方言变体分布状态,进行地理方言类型分析,兼顾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际。

潘家懿、郑守治(2010)是一篇优秀的粤东宏观地理方言学佳作,但只附了两张方言分区图,至于方言变体分布的细节以及方言变体演变的轨迹只有扼要的文字说明;吴芳(2009、2011、2013)是优秀的微观佳作,但无法满足我们全面了解粤东闽南语地理方言状态的希望。

林春雨博论(2015)调查了73个方言点,《本书》出版时增加到77个方言点,所关注的字

收稿日期:2022-07-

作者简介:洪惟仁,语言学博士,台湾台中教育大学教授。

类,包括声母、韵母、声调,运用 ArcGIS,精确地用彩色地图呈现方言变体的分布状态,绘制了252张地图,4张“分区图”。她把粤东方言分为潮汕片、潮阳片、汕尾片,其结果和潘家懿等前辈所做的方言分区图,基本上一致。但因为配合了大量的方言地图,其方言分区更加具象。虽然没有明确的同语线或同言线,但是变体分布显示的分界比前人更加细致。

《本书》可以说是林春雨博士论文的简年版,因为只出版其中的地图,缺少地图说明和理论阐述,因此仍然要参照博论才能更好地理解地图的意义。

整体而言,无论博论或《本书》,其不足也是明显的,作者有自知之明,在博论中“本文的不足”部分提出6点自我检讨。总之都是因为“能力、时间、精力所限”。地理语言学是相当繁重的研究工作,通常须要一个学术团队来进行,尤其像这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际的地理方言学作品,单打独斗的个人研究实在无法求全责备。作者也看到作品的不足,立下志愿,希望将来调查更多条目、更多方言点,不但要把遗漏的粤东“惠河片”补回来,并且希望把整个广东省,包括粤中、粤西的闽南语方言全部网罗进来,并且和福建的闽南语作深入的比较。作者在后记中说:“为了今天,我花了十年;但到了今天,我感觉这才是学习的起点。”换言之,《本书》对作者而言只是一个“领航研究”,而不是最终的作品。

我对她是有信心的。我本人一生从事闽南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地理语言学研究,虽然经历坎坷,但从未放弃初志,退休之后仍继续研究,近年连续在2019年出版了《台湾语言地图集》,2022年出版了《闽南地区方言地图集》,现又开始着手《台湾中南部方言地图集》的编制工作。欣闻《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出版,期待将来能够与两位学者合作,进行涵盖包括福建、广东、海南岛的南部闽南语的宏观的地理方言学的完整研究。

以下,我想提出一些闽南语地理方言学研究的愿景与两岸闽南语地理方言学同道共勉。

自日耶隆(Jules Gilliéron, 1854-1926)创立古典地理语言学以来,其基本精神一直

都坚持调查、纪录口语实际使用的词汇。但在中国,方言学由高本汉草创,一开始就是为汉语音韵史服务而调查汉字音的。这违背了古典地理语言学的信念,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A. Grootaers)1939年到中国北京传教,1941-1945在山西省进行微观的地理语言学调查。他曾批评高本汉所关心的只是汉字音的比较研究,不是真正的方言研究,更不能说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但他的批评在中国没有影响力。中国的方言学家,一直都沉迷于汉字音,但对汉字音在词汇中的千变万化却不太感兴趣。

确实,汉字音是汉字学者极关心的课题,尤其是文白异读。拙著《闽南地区方言地图集》(2022)主要也在呈现汉字音的方言变异,不同的是我们的调查问卷是整句的、整词的,所有的汉字音都是从口语词汇中抽出来的,每一个汉字音都注明是什么词汇中的某个字音,而不是只问某字的文读音、白话音。因为所谓文读音、白话音不一定只有一个变体,有时同一方言,同一个字不同词汇有不同念法;不同方言,有些文读、有些白读,实际情形不一而足,无法预测,却都是地理方言学家必须关心的课题。

《本书》对于汉字音的观念是传统的。作者第一关心的是一个汉字怎么读,文读音怎么读、白话音怎么读,至于这些音出现在哪些词汇,没有交代清楚。画地图的时候一个音节拆分成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成分,缺乏完整的音节。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些变体和词汇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是文白异读还是方言差,容易造成读者的疑问。这些疑问未必是错误,作者必有依据,但对一般读者或不熟悉粤东闽语的人,没有相当的说明无法理解。以下略举数端:

1. 地图收入“饭”、“嫩”等字的文读音。疑问:口语中哪些词汇、什么情景会出现这些文读音?

2. 声母图 S052—“肉”_日,注明“肉”字属中古日纽。变体 n 分布在潮汕区,推断显示为潮音 nek; b 出现在汕尾,显示呈现漳音 baʔ。疑问: baʔ 和 nek 同属日纽字吗?显然这是词汇差,不是音韵差。

3. 韵母图 Y012—“雨”(文读,谷雨),变体 u 分布在潮汕区, i 分布在汕尾区,这好理解;

潮汕区零星出现了 ou。疑问：可真的有方言念成 kok-hou 吗？潮州肯定有，但这是白话音，并非“文读”。

参考文献：

- [1] 林春雨、甘于恩. 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2] 潘家懿、郑守治. 粤东闽南语的分布及方言片的划分 [J]. 台湾语文研究，2010(5.1).
- [3] 吴芳. 广东潮阳闽南方言的分区 [J]. 台湾语文研究，2011(6.2)
- [4] 吴芳. 粤东闽语前后鼻音韵尾类型研究 [M].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 [5] 潘家懿、林伦伦. 粤东惠河片闽南语的分布及其地理环境特征 [J]. 台湾语文研究，2011(6.2).
- [6] 吴芳. 粤东闽语 -n、-ŋ 韵尾的方言地理类型研究 [D].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7] 林春雨. 粤东闽语语音的地理类型学研究 [D].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8] 甘于恩. 潮汕方言地理类型学研究的一些设想 [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31.1).
- [9] 洪惟仁. 台湾语言地图集 [M]. 前卫出版社，2019.
- [10] 洪惟仁. 闽南地区方言地图集 [M]. 台湾语文学会出版，2022.

[责任编辑：]